

時事述評

大衆語文學

幾個月前，南京有一個汪懋祖先生，發表一篇文章，攻擊白話文，柳詒徵先生響應他，雖然有一個吳研因先生出來爲白話文護法，勢力不敵，上海文人如陳望道諸位先生看得氣憤，糾合了十多個人，大張旗鼓，反對文言僵屍復活，也不替白話文護短，另提出「大衆語文學」。上海幾種報紙副刊及幾種雜誌討論到現在，還未終止。

象形漢字難學，是文字學家都承認的，漢文文法又深奧。讀了十年漢書，漢文往往不得通順。學生大部分精力耗在漢文一科，有多少工夫去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呢？五四以後的白話文運動原是對的。這種運動漸次的到成功。因着習慣與技術的關係，只有少數部門尙未能利用白話文，如同電報，公文，報紙上重要新聞。

幽燕

三期 第七卷

目錄

評論

大衆語文學
上海世界書局改選董監事

擁護五全大會

長征

改嫁

李曼

村中的鐵匠

李志鴻譯

寂寂地夜裏

程心芬

童年的追憶

士心

西陵遊記

郇英

旅青雜記

寒梅

讀者小禮物

維真

園地 北海的雨天

王君直



然而白話文不是沒有流弊的。第一是過於歐化。我們承認歐美文法有可以採取之處，但不是可以儘量採取。一些自矜懂得外國文的文人，刻意歐化。句子是顛倒紆長，名詞是「司的克」「肥洋傘」「A君」「P城」。未讀過外國文的人，不容易看懂，要懂實在吃力，不免生出討厭的心理，第二是古典化。胡適之先生原主張要明白如話，不用典。但是些文人惟恐文章寫得淺近，便會被人誤會爲淺薄。文字中總要夾雜一些文言成語或古典，章法也求其跌宕有突。淺的人看不懂，深的人却又嫌其駁雜。第三是不講文法。有好些人誤會了。以爲把嘴裏

說的話寫在紙上就是白話文。不知道我們說話很多錯誤，一者習慣成自然，話雖說錯了，仍然可懂，再者說錯了不妨再說一遍。寫文章而不合文法，人家便不能全懂。從前文言原無所謂文法，大家把古文讀熟了，下筆自能合法。白話文太繁複了，沒有能熟讀的道理。不學文法就做文章，很容易出毛病。

以上所說過於歐化，古典化，不講文法三種毛病，還有未經本人說出的種種毛病，大致總可以設法糾正。但是上海的陳望道先生們爲一新面目起見，却主張另起爐灶，提倡「大衆語文學」一面除掉白話文的種種毛病，一面設法接近大衆，代表大衆。我們看白語文運動十餘年來，學生雖已減少讀書的困難，宣傳雖已取爲新的工具，作者雖已增加幾倍，下層民衆即所謂大衆，得益很少。他們從前也不學文言，沒有因改爲白話而節省學習時間。再者白話與文言是同樣地難懂。白話文運動在有重新振作，向前邁進一步的必要。就是重新起頭，取名「大衆語」也無不可。

回想文言與白話所以發生毛病，與人民實際生活脫離關係，皆因爲做文章的人要自炫其能，並不爲要說出什麼，或要人家知道什麼。不管文言文白話文，同樣可以作遊戲的工具。假如這種毛病不改，「大衆語文學」不久也要受拖累。(長征)

上海世界書局改選董監事

上海是中國出版業的中心，民國八九年間，上海的書局，只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亞東圖書館，泰東圖書局，羣益書局等幾家。中華書局當時營業方法欠佳，少有發展。亞東等三家大約自己都沒有印刷所，出不了好些書。商務却蒸蒸日上。但自「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一日千里。一方面有渴望新書的讀者，一方有急需滿足發表慾的作家，一個商務印書館實不足供應時代的需要。

民國十年世界書局乘時而起，處局創辦人沈知方原是商務的股東，不知什麼時候退出了，這時糾合商務中華兩家的舊職員，弄了一點小資本，從編中小學教科書入手。初編教科書，需要參考外國文及古書，是不容易的，該局編教科書，以商務中華兩家的爲藍本，稍稍改動一些。編出的書，初看與商務中華的也差不多，但是成本是大大的減了。訂價也不低廉，却給推銷的人以很大的折扣。有些不識貨的教員，又貪圖額外利益，紛紛購買世界的教科書。該書局利益優厚，約莫十年工夫，資本積成數百萬。沈知方一直做着總經理。

十三年來世界書局爲自身賺了好些錢，爲社會印了好些書。現在規模廣大，無書不印。說到對於文化的貢獻呢！微乎其微。比起亞東泰東及後起的北新開明，該局還要

有遜色呢！

七月世界書局開第十三屆股東大會，選出李石曾，吳
蘊齋，王一亭，杜月笙，張靜江，錢新之，杜重遠，褚民
誼，陸仲良，金兆棧，李書華，陳和銑，崔竹溪，沈知方
，陸高誼等十五人爲董事；吳稚暉，李麟玉，齊重青三人

爲監察。申報稱：「此次該公司當選監董，多數爲當代聞
人」，誠然！我們希望這些聞人，稍稍改良世界書局的營
利主義，拿真材實貨來賣錢，再不要玩重回扣的把戲。

(長征)

文藝戰線

第一一二三三號裏目錄

中國文藝家應當如何做？(未完).....	石原
黨人與乞丐(小說)(未完).....	張少峯
牧羊女.....	家偉
明恥園筆記(日記).....	孔均
憶故鄉之望兒山.....	李光亞
我的故鄉(詩).....	春向
評新人叢書的「托爾斯泰小說集」.....	燕子

第三卷 第十九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出版

價目：每期四分全年二元○八分郵費在內

社址：北平絨線胡同一七○號

擁護五全大會

長征

幾十年來的什麼什麼救國的口號，如立憲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以致於交通救國，叫得怪響，九一八後，國難越發嚴重，而救國的呼聲反而低了。這是什麼原故？我想並非是救國的熱度降低，乃是國難嚴重，已為大多數人所深切了解，救國並無簡單的方法，亦為人所共知。教育救國，交通救國未嘗有一部份道理，但皆不是萬應靈丹。也可以說，現在大家正在追尋救國的良好方案，尚未有所得。

無論什麼良好救國方案，總要使國家統一，才能施行。否則政權不集中，設施不一致，甚至自相擁護，授敵人以挑撥離間的機會。任何良法美意皆是空口說白話。譬如禁煙，大家皆怪中央執行不力。不知中央儘管禁煙，貴州，四川等省却拚命栽種，有何方法可以肅清？譬如交通當求其便利，但已成立的蘭新航空綫，盛世才圖謀割據新疆，便設法阻撓。又譬如統一幣制也是要緊的，廣東自使用毫洋，中央的大洋銀幣無法推行。總而言之，一切救國方案，皆要以統一為前題。

現在的中國仍在國民黨訓政的階段中，當然要有統一

的黨。然後才有統一的政府。二十年十一月匆匆開了四全大會，委曲求全，無可掩飾。黨的中央委員，每次全代會要改選一次，為的要推陳出新，能隨時代表全國黨員的意志。也可以使小黨員努力上進可以施展才具。黨的委員，一年或二年一屆，官吏可以保存稱謂於永久，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然而黨的委員也希望永久保存他們的地位，是否官僚化因？為國難的嚴重，四全大會時急切求黨的統一，於今三年？統一在何處？我們看到西南有所謂執行部，自成黨務系統；有所謂政務委員會，自由發號施令。不如此，還要擅向國際發宣言，破壞中央外交政策。

國際形勢險惡，世界第二次大戰已絕不能避免。赤白各帝國主義者都在埋頭苦幹，爭一日之生存。我們中國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中，一定是個犧牲者。能否死裏求生，現在毫無把握。我們應該覺悟前非，痛自悔改，立刻準備，不要浪費一分鐘。所以政治的統一，是絲毫不能緩的。惟在五全大會中，可以糾正從前的錯誤，先謀黨的自身統一，進而求實際政治的統一。

我們以為不會有人反對統一的了，其實不然。赤匪，

土匪，地痞，流氓，漢奸，黨棍以及落伍的政客武人，靠在混水中捉魚，惟恐天下不亂，提起統一，他們是最反對的。他們的利益雖是彼此衝突，但是在反對統一一點上，大家意見是一樣的，他們可以互相勾結。還有帝國主義者，利用中國的分裂，可以取漁人之利。特別是日本，欺負我們政治不統一，匪禍未清，搶去東北四省，還不斷地威協我們。因為國內就有反對統一的人，日本正好在背後操縱着他們。最顯明的例子，是劉桂棠匪竄擾河南山東，日本人便在青島海州一帶忙個不歇。劉桂棠失敗了。跑到天津日租界，儼然上賓。諸位想想，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最近得到消息，天津的憲政黨（落伍官僚武人的組織）

社會聯治黨（半漢奸組織）國家社會黨（純漢奸組織）姚震白逾桓陳嘉謨等人秘密集議，決定聯合宣傳，反對國民黨五大大會。還有一個亞細亞同盟，大約是日本人的御用團體，也加入這種活動。將來互相聯絡的一定還不只這些人物。

這些反動份子，得了外援，真如生龍活虎。我們馴良老百姓，向來不敢為自己的利益主張，向來不敢反對惡人。但是現在真到吃緊關頭了。是統一，生存，還是分裂，滅亡，兩條路還我們自己選擇。我們要求統一，便要擁護五五大會，凡是在國內國外，會內會外破壞五五大會的，皆是我們的敵人。

昆陽

傅壽彤

春風今日滿昆陽，兵氣銷沉劍化芒。絕好河山堪放眼，最憐花柳未成行。卅年身世同浮梗，萬里烽烟繞故鄉。何事中原滯戎馬，將星看到月黃昏。

改 嫁

李 曼

「菊兒要邁門坎」的消息証實了。

這是很足以轟動全下村的新聞，本來輕輕的年紀，丈夫先前又沒有恩義，在這掀不開鍋的年頭，還有什麼「節」可守！以前雖有人作過這樣推測：總沒人爲說合，雖然她的父親好喝酒不善於務農，又趕上年景不好，「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衰落了，究竟還是書香門第，至少也要顧及宗族的「體面」，「臣不二君。」「女不二嫁。」即使她自己願意「改嫁」，怕也不會實現。她的爺爺平公是能背四書小註的老秀才。本鄉那一個不尊爲聖人。他痛大清國之亡而吊死後，門徒們給他建立的功德碑矗立在十字街頭，「萬古流芳」。多麼清楚的四個大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嫁人」這種無廉恥的事。怎樣應該發生在聖人的子孫呢！

不過禮教正義只是大人先生的唾液，是正人君子的外衣。對賣黑油的大財和作短工的二根這流人物有什麼關係，縱使被常拜菩薩老婆兒們罵兩句「鬼子！以後不得兒子，養也是沒肛門的，」這也沒有什麼要緊，反正老婆還沒，有影兒。想頭也沒有，作夢都夢不見那樣好事的：說幾句小寡婦的閒話，是不用花錢的，再搭上小且，拴柱一羣愛

頭皮的孩子，聽一句，便糊裏糊塗說許多，孩子們固然不知輕重，這些話頭傳到任三嫂的耳裏，再傳至張大脚的耳裏，就彷彿實有其事一樣，張大脚又是有名的好人，一傳，再傳……「菊兒總要嫁人？」的謎。總是有多數人作爲很關切的話柄：

「哼！那有小寡婦穿的花枝招展的，擔熟線挑，担布挑的來了，那回不在菊兒家門口擺一回兒，聽說她常買，一定不大老實，這年頭那裏來的錢呢！不用聽那一套，不嫁人，我看她心眼早就活動了，哼，老是把她那短頭髮梳得光光的，那一天不換一雙繡花的鞋！月白褂兒，花洋布兒褲，馬掌櫃的老婆都不穿那麼闊，哼！」

賣黑油的麻大財常常這樣造謠，碰了釘子才肯紅着臉停止。每每用手摸着自己的麻臉。

「別生你媽的妄想，憑你辦不了三瓜兩棗的，就也不看一看你那一副長像，麻子有銅錢大，反捲石榴皮。釘鞋踏亂泥！滿身穿的油布袋，去吧！我嫁人也嫁不到你頭上，別瞎想了。兒啦，小子呀！」

張大脚連說帶笑的引得人們都笑了。衆目集視着大財——養漢子的老婆！——大財撇着嘴罵她。

「說是說，笑是笑，人家這個主兒，嫁人怎麼不得有三十畝五十畝的，——二根很想用鄭重話撇開自己的嫌疑。」

「好小子！你賣點力氣，只要能拚百兒八十的，她一有活動氣，老娘就給你說說去——」任三嫂一指一畫的說。

「咱，窮光旦，沒的想！」

張大脚接着說道：「麻子！給三嫂子磕頭吧，我見菊兒託她做鞋樣來着。」

(二)

宇宙好像一件偉大的機輪，旋轉，旋轉，一刻也不停留地被動在晝夜之神的鐵腕下，黑了又明！在F村的人們看來好像移山一樣的難。啊呀！可好了，再有一月就麥熟了。先找向嘴裏送的東西要緊呀！要是在河南邊人家也不礙事，反正是過慣了的日子。收一季麥子，再種點高粱，苦自然也苦！可是咱這一鄉就不行了，麥秋收的不好，接着穀子呀，豆子呀，玉蜀黍呀芝麻呀！……都會沒有希望。唉！民國九年以外再沒有這樣大水了。那年頭納捐還少啊。唉。真叫人眼裏出汗。莊稼叫水淹了也不要緊。幾家富戶的餘糧都送去作担莊堤的大兵作給養了，大家借都沒地方借，他媽的這年頭真怪，什麼都不值錢！一頭牛才值三十元錢，驢子連五元錢都賣不了，真窮死人了！窮漢打到閏月年！無論如何總算有希望了。

預定還一斗麥子來借一斗高糧也好，借種三倍蹄還也

好。在前幾天弄點糠合上三成米麵，和摘來的麥苗或嫩柳樹芽作成團，咽下就可對付，這兩三天可不行了，要到田裏工作怎樣不吃飽，「人是鐵頭飯是鋼」只要肯賣給糧食吃就是恩人哪！借種三倍還，五倍還也借吧。不種上盼着什麼？就盼老天爺不要發水吧！

F村的人全充滿了生氣，個個急忙的耕田，播地，除草，忙個不了，二根受王隊長家僱去了，大財的買賣一天比一天忙。誰都忙，「菊兒出嫁不」這個問題似乎被人忘掉。

一天任三嫂正盤着腿坐着脚根紡手工線（有一種線商，收買棉花後，散給鄉下老婆子們紡，每斤工價幾個銅子）小且背着柴筐走到家來，她兩眉一皺，白眼一翻，咬着牙用手指着她的兒子罵了起來：「媽的，拾不了一把柴火！後響別吃飯。」

「娘：菊兒她爹，被她二爺叫過去。聽說嫌他們算掛來。」

「多怎（什麼時候）」

「也落格（昨天），聽見說他們叫王神仙到他們家們，問定婆家上那方好？」——小且沒拾柴的一次挨託過了。

任三嫂換了一件藍布褂要上二爺的府上去。嘿。真稱得起「和事老」三嫂是負有一鄉的勝譽的，那一家吵嘴不有她去說和？第一件她管着菩薩廟鑰匙，每逢初一十五掃廟門，點燈。便是修好，善心的証據，最受老太太們的

信仰，第二，她嘴靈，手又巧，有時替大姑娘們貫針線，剪花樣那一家她進門不方便。二爺府上除了任三嫂誰沒事敢隨便出入呢。

二爺的賬房設在大門洞的西套屋，約莫一丈見方的一間房裏。二爺帶一付老花鏡在椅子上坐着，一動不動的，三尺長的烟袋吸旱烟，洪恩（菊兒的爹）也不動的坐在對面椅子上，任三嫂進來打破了死沉沉的靜寂。

「你們父兒倆怎樣有功夫呢？」

「唉」

「三嫂，你怎樣有空，紡線的行市好不？」洪恩說着出了一口長氣。

「二爺，你老人家，有人，有東西，修的好身子骨兒，有什麼不順心的事，這麼唉聲嘆氣的，兩集（十天）也沒見你上街口坐着去呢？」任三嫂說着自己坐下。

「任三嫂，你不是外人，我有什麼臉兒人！唉！這也沒法，不能說叫他們餓死，無論怎的吧。若不是他們來說，我還不肯叫洪恩來問他哪，唉，生喝酒就敗家了！」

「到底是什麼事？」

「菊兒向前走的事，我並不願意，趕的這個年頭，上頓（飯）看不見下頓，你看，前幾天為兩塊錢的（地丁）銀子，保地把我的大門都摘了去，我還有什麼力量成全她呢？」

「別聽她媽的說的像人也似的，造孽吧！」

「也別太固執，年頭子這麼壞，婆家又不好，有什麼守頭兒呢？菊兒，怪靈俐！人品又俏，一過門就受那騷婆的氣，也是，常說「做」媳婦，做活是該當的，那該當不叫媳婦吃飽呢？那個死東西，學他娘的兩天買賣，掙不了十塊八塊，三年不回家，家來還挑三檢四的。什麼媳婦腳小，什麼衣裳不時興，沒恩沒義的，有什麼守頭兒呢，」任三嫂一邊說話偷眼望二爺的神氣，兩隻手一伸一回的，要菊兒的婆婆在前面，一定要挨擗。

「唉！老了！早些死吧！別現眼了！我老頭子管不起他們吃；所以不打算管。早就知道有媒人叨叨着。昨天各院裏人們找我說！誰家閨女嫁人，誰就少種三次會地（義地）才叫過他來問，那知道還要使錢，那一處祖先沒積德，生這種畜類，說不說我拿棍子揍他一頓！」

二爺咳嗽了兩聲吐一口痰，摘下老花眼鏡擱在桌子上，任三嫂忙把牆上掛着的布手巾遞過去，扭臉向洪恩說：「他大叔，我看菊兒怪好的，向前走一定會有福的，可是有沒有說着的呢？反正當挑好主好人，該打聽清楚一點，也是孩子一輩子的事，「向前走」什麼好名聲呢；怎麼「還使錢。」

洪恩直一直腰，捱了捱精神，低聲說道：說着的到是有幾家「人窮志短，並不是使她的錢，不過要押書禮三十塊二十塊的，也給她作兩件衣裳！」

「都是說的是什麼主兒，你說說也叫二爺和我聽聽

！

——說着的可不是不少，有個七八成的也有兩三家：哼！說着城裏一個雜貨補掌櫃的。五十來年紀，肯出三百塊錢做小「妾」，她娘不願意。王莊有個新發戶，道北裏起了一套新宅子，哥三個，才要了八十多畝地，聽說是在口外（東北）營兵發財，洋錢有的是，這是給老二說着本人，三十來歲，好小秋，若是定了親，進門就當家。三嫂。你看怎麼樣呢？還說着李家店上村董的姪兒，這主兒有五十來畝地，喂着一個大犢子牛，獨宅獨院，人口也不多，一個六十多的老婆婆，一個小姑都娶了前窩丟下兩個孩子，那個人也不過四十歲，這麼好的主兒，那個媳婦還等斷氣，就有幾十個媒人去提親呢！那頭倒是有意。偏偏她娘合算着大屬象不對「馬和牛不到頭！」不怎麼願意，她說閨女守寡是那回娶沒看日子的過，想起來還常常啼哭呢？

——二爺！你看怎麼樣——任三嫂接着說，手不停的扯自己的衣襟。——你大叔，你可千萬打聽清楚再下書（定親）外邊的媒人不見得靠得住！等對了勁我替你跑扯跑扯吧！

(三)

這天在F村正東正西的大街中間路北一個高台階大門附近，在台階上，在樹蔭下坐着站着許多老太婆，中年婦人，大姑娘，媳婦，小閨女們，許多背糞筐的農人，老頭子，亂跑亂叫的孩子們，這些人是等待看菊兒回門的，東

一句，西一句，他一言，我一語，唧唧噥噥，像一羣沒有王的蜂也似的，在羣衆中王隊長小姐，自然是人曾言貴，張大脚因爲和任三嫂親切的關係，也有說話的權威。任三嫂呢，了不得，今天吃媒人紅，早進去幫菊兒她娘去作菜。任三嫂說的媒是不錯的。

據菊兒的爹和任三嫂說：這次給菊兒找的婆家真是百不得一的。小周村離F村剛十六里地。不遠也不近，太遠了來往不方便，太近了鬧嫌話說——這家日子（家產）又好——人口也少。一個老婆婆，五年還不入棺材？確實有三間北房，兩間西房。院裏堆着許多木材磚瓦，有三十四畝地，年年餘糧放賬。多麼好呢。本人（！）三十來歲，莊稼人有什麼醜俏，不禿不瞎。給那村學董家管事。也配得起書香門第！

麻大財蹲在酒挑子一旁，着嘴幾諷這羣人不明瞭真實。他是廣見多聞的，常常到二三里遠的地方去。新近又專上小周村去兩趟。也許知道一些半點的，不過在「他媽的，你別胡說八道的。」種種教訓和嘲笑之下。他只好說「等着看吧。『管事』看管什麼事。」

王小姐也很納悶，不。她簡直認爲損失她家的尊嚴，在區裏當巡警隊長——官家裏尙且不用管事的，小周村的臭學董又怎麼那樣排場（闊氣）呢，她終於開口疑問了。

大家都懷疑起來。反正衆人的心裏希望愈壞愈好，壞了大家可以看一場熱鬧。雖然張大脚說「她爹親眼看見，

才下紅書。三嫂是不担重担的。」因爲三嫂敬菩薩，菊兒的媽才特別信任她，她說的媒是不會錯的。「糟糕」決沒有那們回事。

漫漫的，太陽由正東一步一步的走向正南，照得大地一切都是光明的，鳥兒在樹梢上輕輕的唱着。

(約十點半)，從街東口來了一輛驛車，後面跟着兩個人抬着一架食盒，無疑這是回門的。小旦，拴着一羣孩子首先嚷了起來，「看哪，看新女婿！」張大脚急忙通知了菊兒她家。隨着出來了一羣人，男的，菊兒的爹，同請來作陪客的，馬掌櫃，學堂先生。女的是菊兒的娘，任三嫂，和她兩個小妹妹。車一步一步的走近了，所有的人都停着言語伴着頸子看：那是新郎？怎樣連件綢衣都沒穿呢，菊兒的頭髮是亂亂的，臉黃黃的，眼圈紅腫。車在門口站住了。陪客的作揖，新郎，抬食盒的，壓車的，一齊走進去。菊兒的娘剛要去扶她下車。她却一跳就下來。伸手抓住任三嫂的頭髮，打嘴吧，任三嫂，受誰的欺辱——也積極還手，兩人打在一起，撕，擰，咬，都摔倒在地下，嘴裏不住的臭罵。

你，養漢老婆，可騙苦了我，我不活着了。

——一成「後婚」立時就橫了，什麼打人，

——騷老婆，騎了錢也好不了。我非死在你手裏不行。

——別她娘的不認的好人，我也不活了，救你們一家子還挨你的打。

張大脚，看熱鬧的人們，一齊上來勸解，七手八脚拽開菊兒，幾十個人擁擠着她進家去，菊兒的娘充滿了驚慌恐懼，眼淚的痕跡在臉上像「四條」一樣。一對一對向下滴。她扶起任三嫂，給她拭身上的泥土。「三嫂子，究竟怎麼回事呢？」

——別裝蒜：(混帳知道裝不知道)問你男人去。洋錢不是準空飛來的。你這閨女真是少調失教的。

——三嫂究竟怎麼回事，你說說也都教我明白明白。我很知謝你的，

——知謝。你是得知謝，大伙子。我說給你們聽聽。若不我，浪死她小屁丫頭子。也別想嫁人。鄉親老少你們聽着。這年頭好人過不得了。我爲她費這麼大心。你看她這不識好壞人。你們聽聽，老了不顧臉哈若不是我那一夜的好話。馬掌櫃就不能讓她，馬掌櫃說哈給他們酒鹽。就是照着買菊兒的錢的，「嫁人」必須先還他賬。若不本利全還。他就要人，算我說好說的，還他十塊錢，再叫他吃一份媒人紅。他算答應了。若不是那裏的人敢來娶。權不碎他們的狗腿。

——那可真是。——一個老農夫插嘴說。

鄉親們，大夥聽着，你們看菊兒那個騷皮氣。我燒了半輩子香。不和她計較，「人」不好。「日子」不好。好誰肯花錢呢，大洋錢一百塊，我要她十塊錢媒人紅，不是容易

的。

菊兒的娘突然坐在就地：「哎喲，明明的是四十塊錢怎麼一百塊呢！」

——別裝蒜，你老頭子把「把物」寫給人家，你逃不了葬！——

方才拽菊兒家去的一大羣人，有的出來了。又有人進去。可是誰也不願走開。東頭的（人）。西頭的，越積着熱鬧的人越多。菊兒的娘昏死了。兩個老太太前去扶起送到家去。先進去看過的人，都搶着發議論：「咱沒看這樣利害的，誰看都罵！」

——真不說理，她說死也不跟着那醜東西，個人的爹把個人賣了，還不認命不濟！

——那個男算好皮氣！她在東間（屋）把他的娘祖宗的罵，他在西間裏還不住的吃。若是皮氣暴的打不死她！

——反正她得跟着人家，何必和她致氣呢！

——致氣，他也該忍氣，看他那長像。難怪菊兒不願意，紅眼圈子。簡直有點瞎，滿臉痘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早就彷彿是誰說着，他不過給人家做長活，家裏有也不過五畝地，三間北房，一發水就淹着，西屋是才場了的。就是堆着的磚瓦木料！

——她說，死也不去，寧願自己「作活」（女僕）還他的錢。

王小姐說：那有那麼隨便，使了人家的錢人家打死也沒說的！

太陽已經平西。菊兒還不肯上車回婆家去，大財，二根同四五個漢子計議着：菊兒直要尋死，洪恩把三十塊裝腰包吓的跑了，王三嫂馬掌櫃也躲開了。人家周村的，恐怕早就想到這麻煩事。若不爲什麼來五個人呢。說不定晚上要搶着走，咱們打打不呢？天色漸向黃昏。黑暗慢慢的食了大地，恐怖籠照了村的街頭。

小統計

英國倫敦一市，人口一千七百七十萬，有電廠三千四百所，約計每五千人，即有電廠一所。中國全國現有電廠，統計爲六百六十五所，以五萬萬人口作比例，約九千萬人有電廠一所。

村中的鐵匠 (小詩)

朗非羅原著
李志鴻 譯

茂盛的栗樹下開着一家鐵店，
裏面有一位打鐵的壯漢，
他具有大而健強的手和肌肉豐滿的手臂，
如同鐵索似的健全，
他有黑而長的曲髮黃褐色的臉面，
額角上布滿了熱汗，
他賺他所應得的金錢，
他不欠任何人的債款，
他能毫無愧色的直視你的臉面。

一星期一星期的過着早晨直到晚上，
都能聽到那風箱的聲響，
你聽他緊握鐵錘有韻調的打着，
就如同日落時廟宇中敲鐘的寫真。

從學校回家的學生視線射入了他的店門；
看那溶鐵爐中的火焰，
聽那風箱的吼聲；
賞美那如同播穀機中噴出穀糠似的火花。

星期日他到教堂去他坐在小孩當中，
他聽牧師講教和祈禱；
他聽他女兒在唱歌隊中的歌聲，
一切快樂跳入了他的心靈，

她的聲音如同她母親在天堂唱歌，
使她想到她在墳墓中的情景，
他用那粗壯的手撫擦他的眼廉，
不由的流出了幾顆淚珠。

苦工——快樂——憂愁，度過了他的一生，
早晨工作開始，黃昏工作完成，
計劃一些事情完成一些事情，
使他得到了一夜的安眠。

謝謝你！謝謝你！我那有價值的朋友，
你給了我一個教訓：
我們一生的命運在發熱的熔鐵爐中鍛鍊。
一切光明的事蹟和思想，
都能在鐵鉗上精製成功。

朗非羅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是美國的一位著名詩人是一位處在平民的座位上的詩人他那名著有伊莞格林 (Evangeline) 亥亞窩塔歌 (The Song of Hiawatha) 一個路旁旅舍的故事 (Tales of a Wayside Inn) 村中的鐵匠 (The Village Blacksmith) 等。他生於一八〇七年卒於一八八二年

譯者附記

我的念

程心芬

我抱着這念，

朦朦的過了一年。

× × × × × × ×

悽慘已使他忘了愁苦，

似一座暮色罩着的山泉，

× × × × × × ×

看不到青青的碧嵐，

更聽不見水鳴潺潺，

× × × × × × ×

要不是我會沈醉過這園林，

誰還對着這閃爍的影兒興戀？

寂寢的夜裏

程心芬

我沒法拋開這悵鬱的心性，

似秋風離不了蕭瑟的悲鳴，

我不敢再說都是爲你，

何敢獲犯天大的罪逆？

寂寂的夜裏想起過去的光榮。

× × × × × × ×

我實在沒法逗起我的歡笑，

像小雀永遠不會放聲哭嚎。

我不敢再見你，

不是怕那睥睨。

七月三十日夜雨時，

童 年 的 追 憶

士 心

小孩子們總是淘氣的，不過新舊的時代有別，頑皮的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上次我寫了些關於外婆的事情，現在再繼續寫下一點關於上學的生活，小孩子玩意，原值不得一閱，不過，在我是追憶童年，心有所感，不能不筆之於書，有味無味，暫且不管。

一個中產階級人家的子弟，少不得是要上學的，因為讀書人，是四民之首，有做官的希望，大概就爲了這個，把我送到私塾裏去了。那時在二十年前，私塾裏的學生，年紀大的在二十以上，小的十五六歲，共計不過二十來個人，大概除了所謂三八期作一篇文章以外，大部份的時間，大致都消磨在淘氣的方面了。

我們的塾師××，是一位十足的八股專家，他渾厚有餘，精明不足。

老實人總是受欺的，就是身爲塾師，可以隨意鞭笞學生，但遇到頑皮貨，還是沒有辦法。

他的性情很愛儉樸，錢和性命一般的看得要緊，什麼器物，只有是他所有，那怕是一對無底的破鞋子，都是要好好地保藏着，惟恐其遺失或損壞，我們就利用他這些弱點，常常和他鬧玩笑。有一次，我們把他掉上的一個大墨盒藏起來，他失了墨盒，自然很着急，把全塾的學生都叫去審問，誰也說沒有見到他的墨盒，他於是更加着急了，說要檢查每個人的箱子，大家故意表示不願意，他認爲不願意，即是怕檢查，更覺得非檢查不可，結果當然是依從他的話。一個一個的檢查起來，一共檢了二十個箱子，連墨盒的蹤影也找不到。最後他要查我的箱子，我反對，他便氣憤憤地指

着我說：「別人的箱子都查過了，只有你的不肯查，那末，墨盒定在你的箱子裏了。」他一面說，一面搶着把我的箱子打開，你想：他在我的箱子裏發現了什麼？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只在最下一層發現一個一尺正方的大「屁」字。

上次我已說過，十一歲的那年，我就上城入校了，入校當然另有一種滋味，大大地與私塾不同。我當時不是進的小學，而是進的一個中學預科。同學們，不應該說，起碼都有二十歲左右，我是其中最最小的一人。天真爛漫的孩子，遽然脫了父母，和私塾老師的約束，就如卸了鞍轡的馬一般，東奔西突，還有什麼顧忌。下了課，固然在操場玩的時間多，就在課堂上，也是那麼一回事，誰真用心聽講呢！然而我知道，這是沒有關係的，縱

令考試不及格，那位監學先生爲了要討着保証人的好，一定會給一些面子的，因爲這位保証人是一個有相當政治地位的人，學監先生，正想巴結他，求他介紹一個比學監更好薪金更多的差使呢。

一年以後，我算長了一歲，同學們，畢業的畢業，升學的升學，又是一度離散。我雖然年紀不大，却漸漸地懂得了一些人事。我想到了我的前途，只有求學一條路可走。但是求學的目的，究竟是爲着誰呢？小孩子，絕不知道替自己打算；「揚名聲，顯父母」的說法，雖然也曾聽鄉下老說過，但沒有把他聽入耳。我記得很清楚，最使我受刺激的，是那個地理教員曹先生的言論。他從容不迫地，原原本本地，把一些關於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告訴我們，從他的口中：我知道旅順口，大連灣，是先租給俄國，而後又轉租給日本了；知道辛丑條約之後，中國賠款四億元；知道北京城內有一個東交民巷。他的話是那麽動

人，聽他的課，特別感覺有興味，從不曾疲倦過。有時見他摹出那幅中國受洋人欺負的神情，我氣得兩眼翻白，只是磨拳擦掌的嗟嘆着，的確，我從那時起，就決定了要做一個打滅強鄰的壯士，我以爲在十年八年以後，我們這一般人長大了，強盛中國，是不難的而且是必然的事。

這是二十年前的話，當初只以爲十年八載，就可以把中國弄強，如今十年歲加倍了，成績又是怎樣呢！想起兒童時代的頑皮經，不免有：『去日已多，青年難再』之感！想起地理教員曹先生的言論，又不免有『滄海桑田，今不如昔』之悲！曹先生，現在至少上了六十歲，不知他還在人間沒有，假如我有機會見到他，我將提出許多舊話和他談商。然而前事不堪回首了！

西陵遊記

郁英

在一個大雨初霽的早上，我們去遊西陵。

四週連亘的青山，把我們圍在當中，曲長而且清淺的河水，夾着石子，緩緩的向腳邊流去。頭上戴着暖洋洋的日光，脚下踏着清冷冷的蒼苔；偶然地，袖端兒拂動道旁的青草，露珠兒便一直撲向我的懷抱，說是心懷寬暢嗎？說是微醺欲醉嗎？說是忘却世間一切嗎？也許，但是我沒有覺得舒適來，許是因為太舒適了？我只覺得腿怪酸的，心怪空的，軟綿溫和的宇宙，將要把我吞蝕了溶化了似的。

抄小路穿金水嶺——山徑險峻，崎嶇難行，兩山間的急流，瀉成一條細線，迂迴曲折，鏗鏘有聲，頗為奇觀，越出山口，前面便是西陵。

紅日已越過東面羣山很高了，清翠的山光，摻入一脈輕紅，更顯得明

媚欲滴。太熱了，能熊地日光，射透了我們的心，並且射透了大地。

望見西陵大道了。那是一個極大的高阜。就好比一個覆着的微平的釜底一般。太平整了，簡直找不出一點凹凸來。高松密密的聳立着，把一個整個的西陵藏住了。這松真好：你說它年老嗎？它有矍鑠的精神；年輕嗎？它有雄壯的氣概。你看那由土中突出來的樹幹，多麼奇偉呵！

西陵在我們目前，只是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從華蓋山麓走過去了，本來想上山玩玩，不知爲的什麼，或許是熱的關係，竟沒有上去，現在想來，真是可惜！據我們的一位鄉導說：雨後的華蓋山，更是奇觀。那裏有極高極險峻的深壑，一條急流，由這個山壁的孔洞，流向那個山壁的孔洞，隨着氣候轉換，而有緩急之分，尤其

在這新雨之後，急流沿着舊軌，奔鳴不止，它的聲音宏亮，發洩永恆的無際的諧和之韻調。可惜我們沒有看見這奇絕的大觀。

到了，到了，那是昌陵。經過「駐昌陵派出所」，到了下馬碑前，因為我們只帶着一輛轎車，並且還沒有坐上，所以也無須有「下馬」之舉。一條平坦的甬路，一直通到陵邊，兩旁白石的雕刻物——人咧，馬咧，獅和象咧，昂然直立，好像是有知覺的動物一般，都在點着頭，表示歡迎我們。

由甬路進去。裏面建築物的配合，似乎不甚協調。碑樓裏有兩個兩三丈高的石碑并立着——一鑄漢文，一鑄滿文。

西陵不是我國有名的古蹟嗎？梁各莊「西陵陵寢古蹟保管委員會」黑

字牌子，不是很鄭重標示着有人在負責管西陵的職責嗎？但是保管的成績在那裏！

這是遊西陵的一點失望，我們尋了一個蔭涼處小坐憩息。

泡來一壺龍井茶，正在悶熱的時候，如得甘露一般。珍貴的捧着一只茶杯，熱氣由杯裏升起，輕輕微微地繚繞而上，直接的看，似乎看不見，可是地下的影子，已經很顯明的給我們映出了。茶香四溢，在小範圍內它是可以睥睨一切了。我慢慢喝着，揮着蒲扇，只覺得一種清涼氣味一直透入心脾。瞭望曠達的山泉，鋪着蒼松的蔭影，大有「影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的假想。

再向裏面沿着甬路進發，黃綠瓦觸入眼簾。將這大殿了，有三條石階，正中一條刻着大龍，我便從「龍階」跑上去。這殿大極了，一條條的金龍盤踞着的紅柱子，看去不覺得大，但你向前試試，三個人也合抱不來。多高啊！三層高樓也賽不過。窗櫺彫

刻得精細非常，不能說是不壯麗。工程的浩大，也很可想象了。不過我們進去，覺不出一點美感，輪廓太大了，似與人門沒有關係，只覺得一陣陣的油漆味，刺進我的心。空氣太靜了，好似平湖一樣的天空，並無片塊浮雲，只有極薄的一層煙霧，作成滿天的柔霧，陽光從一面射入，裏面黑暗悶熱，令人窒息。

我們攀登很高的石階，去看仁宗的塚。石階兩旁，叢生着野草開花，把路徑塞住，我們用手披拂，荊棘刺傷了手指，連衣襟都給刺破了。勉力越上去，已是大汗淋漓。

一座大塚，週遭有半里許。塚上淺淺地披着葱翠的草坪，倒不顯着荒涼。一陣東南風徐徐送來，衝開熱汗，而直達肺腑。

太陽漸漸向西斜去，一片黃輝映到墓邊，牆角草梢，都隱隱含着倦意，我翹望雲天，心懷悠然——

「這一片塚，包羅萬家，

裏面有——
千載興廢，
一代寶藏，
浩蕩的雲天，
清翠的山光，
將永遠沿着塚邊，

浮沉，蕩漾！」
不知怎的聯想到西子湖的岳王墳和蘇小小墓上去。人心不一樣，人面不一樣，人的死雖大致相同，而死後的葬身所又不一樣，人生啊！原本荒唐無稽，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在這玄妙的天地間，誰能抓住至真的理？天空的白雲出現了，可是暑氣仍未稍退，我們遊興將闌，遂緩緩循原道而歸。

來時本計算遊了西陵全部的，因為天氣太熱，遊興已盡，穆陵太遠，太陵駐軍，我們的鄉導又說「幾個陵寢，格局一律。」所以就決然捨去。歸途上，我沒有什麼感想，轎車顛簸，似覺苦熱，火車風湧電掣的走着，把頭探出窗外，非常涼爽。只是「西陵陵寢古蹟保管委員會」的黑字牌子觸進眼簾，平靜的心，又稍起波瀾了。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旅青雜記

穉弱的心靈

近來，我的靈魂幾乎脆弱得如同那燭台上殘廢的蠟油了！瀰漫在我這穉弱底心靈裏的，也只有那宇宙中寂寞的悲哀與空虛。

我往往是這般地思忖着：難道人生也和地上的螞蟻一樣底整天忙碌着覓食，終於被高等動物所鄙視嗎？縱然人生的程途是橫亘在枯寂無涯的沙漠裏，可是，有些時也應該找尋到一點水，一蔞草，而我所找尋的水在那裏呢？我所找尋到的草在那裏呢？不錯，我們應該養成蓬勃底精神與堅強底意志，我們應該像洶湧底怒濤，激越的駭浪，呼嘯的狂風，我不僅是這樣地勉最自己，而且還時常慰勉着我的友人。

不知怎的，近些時我的內在的心陡然感覺到異樣底空虛，起伏在腦海裏的也只有雜亂的思潮，對人生是感

到厭倦，對前途是感到渺茫，韶華的消逝是電一般底迅速，數年來東西奔波，祇遺留下來慘露額角的幾行細痕。

我悲痛着生命歷程的短促，我悲痛着青春的難再，我悲痛着前途的黑暗，我真不知道將用什麼東西來充實我內在底空虛。

友人夏君，最近從青浦寄來了一封信，他埋怨我說：「你的客彼墨寶，固可推託為寫稿忙，無聊的應酬信，壓根兒就比不上寫文章可以換錢沽麵包。」

我何嘗是為着寫稿忙呢！即使是為着寫稿忙，何嘗會連寫信的工夫都忙不過來呢！為着要買麵包，固然應該寫文章換錢，但是，我的情緒，是那樣的錯亂——幾乎天天在窮愁潦倒中過生活，再加上天生的一副多愁多

病的窮骨頭，一個月要病上好幾次，我還寫得出什麼爛文章嗎？抽屜裏，堆積着待覆的信雖然尚未盈尺，但至少也有幾十封，我那裏有奈心去一封封地作覆呢？

為着精神上的突變，我畢竟是就誤了許多緊要的工作，得罪了許多知己的朋友，我真不知道將怎樣地去向友人們請恕。

二十三年夏於琴崗。

給郁達夫先生的信

達夫先生：

在理，我和你是素不相識，怎能謬然地給你下書呢？先生！我委實是受情感的牽制，散慕心的驅使，才毅然決然地寫成了這封信，毫不顧慮的請綠衣使者遞到你的眼前，請恕我的冒失吧！

徐寒梅

我，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而且也是愛讀先生著作的青年，至於崇拜不崇拜，那決不是在口頭上，文字上所能顯露，只有去問我的內心了。

我對於先生的著作，雖不敢說拜讀過很多，但確也已經讀得不少，雖不曾像本埠正報館的蜂巢先生爲了先生的緣固受過黃臉婆子罵，但確也會受過許多友人的譏諷。不說別的，像先生所作『在寒風裏』一書，那還是福建廈門的一家書社裏所出版，去春，我在杭州的一個舊書攤上瞧見了它，只見封面上印刻着『郁達夫作』四個字，便連忙把它買回來了。其餘如『小說論』，『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沉論』，『南遷』，『銀灰色的死』，『青烟』，『北國的微音』，『孟蘭盆會』……也都一齊拜讀過。

從郭沫若先生所著的『創造十年』與黃人彭先生所編的『創造社論』裏，我又稍微知道先生過去從事研究文學的經歷，以及主持創造社時代的

環境。我已記不清楚是在那一本書上看到的了：『郁達夫的作品，在藝術的觀點上來說，他確是中國罕有的作家，因為它有真摯及豐富的藝術家之才能與感覺……』。在王獨清先生所作『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賬』裏，他又說：『我們應該首先承認，郁達夫這人是老早已經等於死了的……』。所以，去春在杭

州，我便想找個和你比較接近一些的朋友寫封介紹信去拜訪你，只奈爲着生計，在杭州的友人處僅僅住了兩個月，便又匆匆地踏上征途，離開了被稱爲『人間天堂』的杭州。因此，我又錯過了這一個絕好的機緣。不久以前，我也曾給杭州的朋友去了一封信，信裏有這樣幾句：『你和郁達先生相識嗎？能不能先給我介紹和他通信呢？……』他底覆信尙未到來，而先生却已到青島避暑來了，這使我多麼欣喜呢！據報載，只知道先生寓居本市淇山路友人處，經向各方打聽，也是無從探悉。前天，在正報上讀了

蜂巢先生的『公開的信』以後，接着又有『郁達夫先生訪問記』，在『訪問記』中，我雖然獲得了先生的地址，但我又怎能冒昧晉謁呢——假如我一旦趨前投刺求見，晉謁被拒，這不是使我難堪嗎？——爲鄭重起見，所以只得先寫了這封字句不通的信，按着地址從郵局裏遞上。先生！你能允許我趨前面領教益不？

我是個愛寫爛文章的青年——我想，假如先生曾經親眼見到正報上蜂巢先生給你的『公開的信』，那末，拙作『梅盧談片』至少也會在先生的眼簾前閃逝一過——，很想見見先生，在先生處獲得一些文學上的識見，先生！你肯提攜我這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引用郭沫若先生語——不？天氣是這樣悶熱，自己也不知道寫了些什麼東西，儘是長篇累牘地寫下去，我想先生也許要厭惡了吧！好，暫且在這裏收住吧！

假如先生認爲可教的話，便請賜我幾句教言，我住在『本市××一路

十四號甲號。

祝好

徐寒梅謹上

七月二十七日燈下

附言

郁達夫先生因受寓居青島的文學家汪靜之先生與符竹英女士之約，特於七月初旬偕同夫人及長子來青避暑，當伊來青之初，青市新聞界均極注意。不佞自前函投郵之後，越二日，即得郁先生覆函，邀往晤談，一俟與伊晤面，當作一『訪問記』投諸本刊。

又，郁先生將於八月中旬離青赴平，特作簡短之文壇消息。

——完——

保 定
振 民 日 報 每 日 一 張

是復興民族的利器

是救濟國難的先鋒 文字

是保屬民衆的喉舌 淺顯

是傳播文化的機關 消息

歡 迎 訂 閱 報 費 每 月 二 角 完 備
半 年 一 元

社址：保定穿行樓東二十五號

小 禮 物

維 眞

「老茂！你家的車出去了幾天了，應該在什麼時候回來，你還不出去，打聽打聽，這幾天打的正在上勁，某軍只要往下敗，一天一天的不斷的拉車拉夫，小混兒叫人家掙去了，昨天他又偷着跑回來了。」清晨起來，老有背了糞筐，嘴裏吊了煙袋，向着他同族的弟兄，老茂說。露出了一種不安的神氣，煙袋鍋裏冒出來的一股股細的白煙，一直的冲了上去。

老茂剛一出門，就遇上了這樣的一個疑難問題。頓時滿面愁容，目瞪口呆的不知所措了。半晌才說出話來；「這便怎好，車是今天前半天該回來的，真要是掙的走了，可不知什麼時候才得回來呢！牲口車倒是小事，人是大事啊！」老有深深的吸了一口煙兒。才待要說；偏偏小混兒從裏邊跑過來，對着他們說；「老茂叔，你

還不快去，兩個當兵的揪着你的車，非讓上前線拉子藥去不成，手裏拿了大槍，並且還上着刺刀，生想着扎人，真把我嚇死了。那兩個長工正在那里測磨呢！快去吧！」那種着急的樣子，三人好像變成了一副面孔。

「快去家裏拿上幾塊錢預備着，……」老有這樣的添了一句。三個人走出了村子的東口，正看見狗保和黑雲在那里央告人家呢！三人緊走了一步，趕到跟前。偏的張快嘴也到了跟前。

「得了！老總放了他吧！勞駕再上別處尋一輛去吧！」

「放他媽的屁，我們這是公事，再上那里找呢！」叭的一聲張快嘴吃了一個鍋貼，眼看着又要上鴨子，張快嘴早就溜到一邊去了。怒眉橫眼的兩個丘八爺，嘴里還是不住的罵着。

「老總！息怒息怒，請收下這點兒薄禮吧！你看他們也是不容易的，整整的拉一天脚，人在外面受凍挨餓，統共剩不了幾塊錢，現在你們把他們的車馬掙去，豈不是要了他們的命麼？請你把他們放了，再去另找兩輛吧！收下這個買包茶葉喝！」老有說着就把兩塊錢遞給了丘八爺。

這是怎麼說，無憑白的花了兩塊錢；這，拉兩天脚拉三天脚也拉不回來」老茂喪氣的說着。

「哼！你這還錯麼？花了兩塊錢把車馬都贖回來了，要讓人家拉了去呢！管保你拉三個月五個月的脚也拉不回來。人家張快嘴還替你吃了一個鍋貼呢！」

就是那天晚上，吃過了晚飯的時候，大約有八點來鐘，人們都剛要入睡的時候，却被一種不貫聽的聲音給

驚醒了。「突……突……的機關槍聲，和卡……卡……的快槍聲，連續的響了起來。」一剎那時就聽得萬馬奔騰的是進了村了。狗的叫聲從此也就急了起來。

「這大概是某軍退却吧！怎麼來的這樣快啊！白天才聽說一點消息，晚上就來啦！」老茂那種心神不安的樣子，各個人都是驚惶失色的，說話

的時候就聽得：

「噠……噠……的幾聲，後來又聽見怕了起來。「快滾起來套車，送老子們！他媽的，……混旦王八旦，……不送老子們就行啦！」隨後又聽見一陣「噠……噠……的打門聲。全村裏都把門關得緊緊的，誰也不肯開門去應付這些丘八爺們，村長早就逃之夭夭了。狗還是不住的叫

着。」

編者按：這是從前的叛逆軍隊的行爲，最近沒有打仗，即沒有拉車的事，況且目下隸屬於中央的軍隊，紀律都很好，更沒有這樣野蠻隊伍，本文當是記載從前的事實。北方的同胞們，過去受夠了軍閥，和叛逆的蹂躪，拉車拉夫的痛苦，訴說不盡，本篇所述，也自然不是無病呻吟。

北海的雨天

我愛北海，我尤其愛北海裏邊的五龍亭。是六月下旬的一天，學校舉行的學年考試，那一天已經考完。我們都好像久困籠中的小鳥，忽然蒙到恩主的開放，又好像久受經濟壓迫的苦力，忽然得到了第一獎的航空獎券，那種高度興奮的快樂，絕不是用筆所能描畫出來的。

午後二點鐘，那些有錢的太太小姐們，還都在高樓大廈中，過其鐵床上的午睡生活，因此五龍亭的茶座上

籠罩着一種死氣沉沉的氣象。迎面來的海風一陣一陣的吹着，夏天的風雖沒有二三月裏的春風那樣溫柔可愛，但是她從海面掠過，夾帶了不少的涼意，所以我們被這海風一吹，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

天氣漸漸黑起來，遠遠的聽見雷聲，一霎時的工夫，下起雨來了。平滑的水面上，被那雨點密密的打着，起了細弱的波紋。荷塘內的蓮葉，被雨點打的乒乓的響，它們都是亭亭玉

立，好像千願被這天雨的摧殘。海裏邊間有一兩個划船客，竭力的向碼頭掙扎，好像這日的划船，已經感到「別有一番滋味」。這時我們的心境完全被目前的景色佔據了，什麼名利，金錢，和女人，都一齊遺忘了。

雨已經停止多時了，電燈也亮了起來，茶館裏的伙計們，差不多都在籐椅上小睡起來，我們的遊興，已闌才一步一步的走出了圍門。廿三年七月十二日在北平法大一院。

王君直

徵求 青年作品

歡迎 中學生投稿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歡迎一切關於文藝政治之文字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三、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四、來稿經刊用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六、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 七、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郵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幽燕半月刊

第三卷 第七期
定價大洋五分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幽燕社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

發行者 幽燕社

保定大金線胡同

印刷者 益世印刷局

電話二百七十號

代售處 保定各大書局

保定各學校傳達處

每 期 五 分

定 價 半 年 五 角

全 年 一 元